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九回 瑯琊王歸朝待罪

話說弘祖教場鬥武之後，傳令停軍二月，然後起兵，竟望洛陽而來。渡了黃河，大軍竟攻孟津縣，孟津守將不戰而降。於是新安、澠池、宜陽等處，俱各望風納款。弘祖出令，駐軍澠池，犒賞將士，不日進兵，來攻洛陽城。話分兩頭。再說司馬觀被劉弘祖殺敗，同了顧榮、秦志和，引敗殘人馬，逃入孟津，停了一日。即便起行，免不得曉行夜宿，不一日到了京師。原來其時京師大亂，司馬罔政令不常，已被成都王司馬穎、河間王司馬顥用張方為都督，引兵殺入京師，將司馬罔殺了標出正史頭緒，朝中專政的就是穎、顥、張方等三人。其時聞得劉弘祖得了無數郡縣，將引兵來攻洛陽，集眾文武商議，如何退敵。只見張方於眾人中說道：「前左丞相辛賓曾舉瑯琊王觀有文武全才，令他出征，如今並不見成功，喪師失地，敵人直逼內地，是皆辛賓所舉非人，以致如此。目下只該將辛賓斬了，遣人尋拿瑯琊王來一並問罪，然後再遣能將出征，自然取勝。」賞罰未必分明，然亦噬臍之計耳。司馬顥聽了喜道：「都督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便差御史秦准去拿辛賓。不一時拿入朝中，司馬顥便令牽出午門外斬首，辛賓只得默默無言，引頸受罪。有詩為證：

城門失火及池魚，淚染黃沙恨未舒。
本為王家籌一策，寧知身首霎時拘。
洛陽城外存忠魂，大谷關前遞羽書。
從今殺害辛賓相，朝內何人敢樂居。

司馬顥殺了辛賓，就令秦准帶羽林將士，去拿司馬觀。秦准領命，不敢遲延。竟望瑯琊王府而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司馬觀到了京師，看見國政乖亂，骨肉相殘。默默不語。且不到朝中，竟至自己府內。見過了夫人，將出師不利的話說了一遍。來至夏后妃房中，大家敘過了寒溫，是夜就在夏后妃房內安寢。只見睡到三更時分，司馬觀聽見府內外隱隱有鐘鼓之聲入夢境地，不多時，一個老人綸巾道服，手中捧著一輪明皎皎的紅日，走到牀前，遞與司馬觀道：「大王可善藏之，後十五年當使主持江東。」司馬觀不知緣故，一手接來，納於夏后妃懷中，還要問他詳細，那老人取出一柄玉如意，將司馬觀頭上一擊，司馬觀大叫一聲，忽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

因暗思此夢有些奇異，正要對夏后妃說，不期夏后妃一覺醒來，忽然叫起肚疼來，痛不可忍。司馬觀知道他懷孕已十二個月了，必然是要生產，便令侍女們伏事他坐在牀上，果然不多時，產下一個孩子來。只見隆準龍顏，相貌端方，滿室紅光掩映，異香撲鼻，司馬觀不勝大喜。令將香湯沐浴，抱起手中，親自看弄。忽然喊聲大起，兵戈之聲直逼寢門而來。司馬觀聽了，驚疑不定，令人探聽消息。那門外大喊道：「大王，宮中失火，火光燭天，吾等特來救火，快快開門。」司馬觀聽了，方安了心，使人回復他宮中並無火災，你等想是錯看了，不須驚怪，快去睡罷。那些人聽說，方才大家退去。司馬觀見眾人退去，便將所夢與夏后妃說知。夏后妃道：「大王既有佳兆，眾人又見火光燭天，是兒將來必非常人。」牛能產麟，夏後氏自然心照不宣。司馬觀道：「汝所言甚是，但那老人以玉如意擊我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夏后妃道：「想來也沒有甚麼大患。」兩個歡歡喜喜的。

到了天明，只見門上人慌慌忙忙的報進府來，道：「大王不好了！不知為何事，朝廷差御史秦准，帶了羽林軍士，來拿大王哩！」司馬觀聽說，明知必是為著出軍無功的事了，只得冠帶出來見了秦准。秦准說道：「下官奉皇上聖旨，及成都、河間二王的令，以大王出軍無功，喪師失地，特拿大王去問罪，請大王就行。」司馬觀道：「此事寡人誠難逃其罪矣，秦御史請先回，寡人自當入朝待罪。」秦准見說，不敢相逼，只得先回朝去了。

司馬觀見秦准既去，便到裡邊與夫人及夏后妃說知此事。夫人吃了一驚，涕淚不止，到是夏后妃說道：「朝中賊臣張方與成都、河間二王，擅作威福。皇上不能自主，此事必出他三人之手。大王若以賄賂買囑他三人，必然無事。」夫人言之有理。夫人見說，收淚道：「此言亦似有理，大王當急行之。」司馬觀道：「死生有命，我豈肯向賊人手中求生？此生當聽皇天處分可也。」遂不聽夫人及夏后妃之言，竟自著了囚服，也不乘車馬，叫一個老蒼頭跟隨，竟自入朝去了。正是：

君命煌煌束可輕，況兼有罪在行兵。
歸朝只待天吩咐，何必金銀暗裡呈。

夏后妃與夫人見司馬觀不聽他言，竟入朝去了。暗裡自去成都王處打通關節真是智婦，不必煩絮。

那瑯琊王走入朝去，不敢到殿上，就在午門外俯伏，只待惠帝發落。黃門官奏知惠帝，恰好河間王顥與張方及一班文官都在朝中，見說瑯琊王到了，在午門外待罪。惠帝問河間王如何處置，司馬顥道：「瑯琊王喪師失地，罪在不赦，惟陛下割恩，明正典刑，使將來出征者有所懲戒，則敵人可滅矣。」惠帝准奏，即著張方速將瑯琊王押赴法場，斬首示眾。張方得令，竟出午門外來拿瑯琊王。瑯琊王不敢奏辯，只得長歎一聲，隨著張方轉出午門。

忽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羽儀夾道，呼喝而來，一對對俱是錦衣玉帶，鑾輿上坐著一人，頭戴沖天巾，身穿袞龍服，端坐不動，將到午門外，見張方押著瑯琊王，便走下鑾輿，說道：「吾弟為何如此？」瑯琊王見他下車而問，便仔細認了一認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成都王司馬穎，即便說道：「弟因出師無功，主上將吾押赴法場處斬，這也是弟自犯的罪，不必說了。」司馬穎道：「吾弟勿憂，吾當親入朝中奏知主上，管取吾弟無恙。」原來司馬穎已得了瑯琊王夫人的賄賂，所以特地入朝來救他。當下安慰了他一番，便令張方且自住著，待我見過主上，有旨下來，方許動手。張方應允，就同瑯琊王只在午門外候旨。

那成都王穎竟入朝來見惠帝，拜舞已畢，奏道：「臣有一言冒於天聽，惟陛下見察。」惠帝道：「吾弟有何奏議？朕當拱聽。」司馬穎道：「瑯琊王雖有喪師失地之罪，然與陛下有兄弟之分，古禮刑不上大夫，況陛下之親弟乎？惟陛下推親親之義，曲赦其罪，況刑有八議之條議，貴在應赦之律，乞陛下援例，臣不勝感激之至。」惠帝道：「朕原無意殺他，因群臣奏請，不得不從。既御弟如此說，朕當傳旨赦之。」說聲未已，只見河間王顥出班俯伏奏道：「瑯琊罪重如山，如若赦之，將來師臣都貪生怕死，莫肯為朝廷出力矣！依臣愚計，還是不赦的是。」司馬穎道：「不然，瑯琊王雖有罪，非其本心，皆因兵微將寡，力不敵耳！若加以極刑，不唯失親親之義，又且快敵人之志，豈計之善哉也說得有理？故臣以為赦之便。」惠帝聽說，遂不用司馬顥之言，竟傳旨叫赦瑯琊王無罪，冠帶入朝。不一時，宣進殿陛，山呼已畢，惠帝安慰一番，仍令歸瑯琊府第。只司馬顥與張方心下好不在意。正是：

瑯琊脫卻金鈎鈞，顥穎張方仇隙深。

一日，張方對司馬顥道：「主上昏庸，赦了瑯琊，目今趙兵將近，將帥無人，成都王擅權自橫，大王成當受其害，不如將穎殺了，劫車駕入長安，大王獨立朝政，自無患矣。」司馬顥聽說大喜，即傳令旨殿上設酒，遣人請成都王司馬穎議事。司馬穎見請，更不疑心，即排駕來至河間王府中，兩下相見，甚是歡喜。

不一時殿內排下酒席，兩人一同入席。張方帶劍侍立，司馬顥說道：「如今敵兵日近，將帥縮手，特請吾弟商量如何應敵。」司馬穎道：「正須擇智勇之士前去徵討，庶可剿滅。」顥道：「瑯琊敗後，人都畏縮，朝中亦無智能之士，安能剿滅如此之易？況兼瑯琊領兵討賊，喪師辱國，業已推情寬赦，誰復能馬革裹屍，效死封疆耶？」司馬穎道：「朝中無人，草野未必無之，正當出榜招賢，果有英才異能之士，擢以不次之位，使任將帥之職，又何患敵人之不殄滅哉？」顥大笑道：「此迂腐之談，救不得目下之急。」穎道：「此外，唯小弟與兄同引兵出征，庶可萬全。」司馬顥大叫道：「都非善計。」一邊說，一邊以目視張方，張方會意，撥出手中寶劍，望穎砍來，穎大驚，喝道：「張方不得無禮。」喝聲未畢，張方一劍砍來，頭已落地。可憐：

杯酒未完頭已落，冤魂千古哭盈盈。

有詩為證：

只為瑯琊事，成都血染身。可憐金玉貴，化作杜鵑魂。

司馬顯既殺了司馬穎，便自稱太宰，封張方為大都督，總統諸軍事。次日帶劍入朝，見了惠帝，也行君臣之禮怕不是臣。只「也行」二字，春秋之筆大聲道：「成都穎欲謀作亂，臣已將他殺了。目今敵兵臨境，洛陽孤城難守，乞陛下遷都長安，徐圖興復。」惠帝見說，不覺大驚，說道：「成都既謀作亂，御弟誅之甚當，但遷都之事，當與群臣謀之。」

說聲未畢，只見張方帶劍上前，大怒道：「若不遷都，臣有劍在手，此位也決難保。」惠帝嚇得魂不附體，跌下御牀，望後宮要走，被張方走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遷不遷？快快一決，臣認得陛下，此劍不認得陛下。」司馬氏亡魏之果報也惠帝只得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既卿等要遷，只得相從。」張方見說，方才放了手道：「既如此，即便起行。」便牽過一匹馬來，扶惠帝上馬，惠帝只得涕淚相從。皇后羊氏知此消息，急出殿來，被張方一劍，揮為兩段。其時在朝諸臣，見司馬顯與張方橫暴，不敢開口，各各散去。正是：

居平曾食王家粟，臨難曾無殉節人。

張方殺了皇后羊氏，便擁惠帝出了午門。來到軍中，點起大兵，一路上劫掠民財，不可勝數。惠帝在軍中，六宮妃嬪及在廷諸臣，並無一人從行，止有河間王顯，前後催迫，日間飲食俱為張方所制，不勝苦楚。行到上林苑前，惠帝不堪鞍馬之勞，不覺放聲大哭獻靈之事，復見於此，張方那裡管他，只是催促前行。又行了一程，只聽得前面金鼓振天，炮聲連起，但見旌旗宕漾，殺氣連天，當面殺來。司馬顯聽見，正不知何處兵馬，連忙使張方上前探看。張方拍馬仔細一認。原來繡旗上寫著「東海王」三字，張方認得是東海王司馬越，便大叫道：「御駕在此，東海王如何截住去路？」

說聲未畢，只見旗門開處閃出司馬越來，坐著逍遙龍駒，厲聲喝道：「你等強劫聖駕，意欲何為？」只見司馬顯出軍前答道：「洛陽逼近賊人，難以固守，只得奉駕暫避長安，再圖恢復。」司馬越大怒道：「天子聖駕，那容輕動！就是遷都，也須與群臣商量，豈有競劫天子一人到長安之理此為正論，奸雄要著，此獨喝破？快快奉駕還京，萬事俱休，不然我必要清君側之惡。」司馬顯也怒道：「你要來奪駕，我等偏不還京，看你如何奈我？」司馬越見說，氣憤填胸，回顧左右道：「誰人與我擒這奸賊？」說聲未畢，只見轉出一將，白袍銀盔，直出陣，竟向司馬顯殺來，乃大將祁弘是也。司馬顯陣上張方躍馬而出，兩個一場大殺。真個殺得：

鼓聲振破軍中帝，骨肉相殘不認親。

兩下戰有五十餘合，只聽得一聲響，一將落馬而死。正是：

英雄空向軍前逞，魂魄空留千古悲。